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第2卷

(20世纪30年代[II])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第2卷 (20世纪30年代[II])

- 委曲求全
- S. O. S.
- 战斗的夏天
- 黑地狱
- 五奎桥
- 雷雨
- 一个女人和一条狗
- 这不过是春天
- 过渡
- 日出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

9 787500 117445 >

全套定价：1200.00元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20 世纪 30 年代 [I]

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

本卷主编 刘平

第
2
卷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. 第2卷, 20世纪30年代. 1 / 刘厚生, 胡可, 徐晓钟主编;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7. 4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I. 中... II. ①刘... ②胡... ③徐... ④中...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
- 中国-现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850 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 / <http://www.ctpc.com.cn>

出版策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宗 颖

责任编辑 / 苗 锋

封面设计 / 大象工作设计室

排 版 /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

印 张 / 38.5

字 数 / 470 千字

版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数 / 1 - 2000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全套定价: 1200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李默然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永德	王育生	王福麟	毛金钢
方梓勋（香港）	田本相	朱以中	刘 平
刘厚生	刘锦云	孙德民	杨绍林
李默然	余 林	沈 玲	宋国锋
张 明	邵钧林	林克欢	欧阳逸冰
郑邦玉	郑振环	赵有亮	赵瑞泰
胡 可	荣广润	徐晓钟	黄美序（台湾）
黄维钧	穆凡中（澳门）	戴英禄	瞿弦和

主 编：刘厚生

胡 可

徐晓钟

副 主 编：王永德

王福麟

分卷主编：王永德

王育生

刘 平

朱以中

余 林

沈 玲

黄维钧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

卷次表

第 1 卷	(1907 ~ 1929 年)
第 2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])
第 3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I])
第 4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])
第 5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])
第 6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I])
第 7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V])
第 8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])
第 9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])
第 10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I])
第 11 卷	(20 世纪 60 年代)
第 12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])
第 13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I])
第 14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])
第 15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])
第 16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I])
第 17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])
第 18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I])
第 19 卷	(2000 ~ 2007 年)
第 20 卷	(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)

目 录

第 2 卷

(20 世纪 30 年代[I])

委曲求全	王文显(1)
S. O. S.	适 夷(65)
战斗的夏天	李伯钊(79)
黑地狱	石凌鹤(97)
五奎桥	洪 深(157)
雷雨	曹 禺(199)
一个女人和一条狗	袁牧之(347)
这不过是春天	李健吾(373)
过渡	熊佛西(419)
日出	曹 禺(459)





委曲求全 I

(三幕喜剧)

王文显

(原剧本为英文，李健吾 译)

人 物 表

顾先生——北平崇达大学校长。

陆 海——校长私仆。

丁先生——学校秘书。

宋先生——学校注册员。

王太太——学校会计员的妻。

库 文——学校花匠。

王先生——学校会计员。

关先生——心理学教授。

陈 君——学生。

马 三——校役。

张先生——董事。

第一幕：校长私宅的客厅。星期日早晨。

第二幕：校长私宅的客厅。同日下午。

第三幕：学校会客厅。一星期后，早晨。

第一幕

校长私宅的客厅。

家具是近代西式的，舒适虽舒适，却有些不伦不类。图画、装饰品、桌布等等是中国式的。

门在右墙的中间，大的窗户在后墙的中间，门在偏前的左面。两个书架摆在后面的左右角落，成一对角形。迎窗为一长桌，旁有两椅。舞台中心为一舒适的睡椅，对着观客。睡椅松松蒙着一个椅套，垂下来，离地尚有两寸。睡椅两侧各置一茶几。睡椅前面两侧，各置一轻便的椅子，一把面向右墙，一把面向左墙。对着左墙中间有一张茶几和一把安适的大椅子。又一份茶几和安适的大椅子对着右墙靠台下的地方。地上，铺着一块制图华丽的中国大地毯。

星期日早晨。

〔发现顾先生坐在睡椅上，正在迭折早晨的报纸。中年人，高而略瘦。他是十分谰诈的，然而他的性格呈出一种率直与机巧的奇异的结合。在他煦和的背面，他藏起一种有主见而好惹是非的人格。他穿着一身干净的灰绸袍子。〕

〔顾先生捺茶几上的电铃。〕

〔一会儿工夫，陆海从左门进来。陆海是一个练够了格的北京式的仆人，35岁左右，机警、谨慎，一脸的疤子，柔和而滑头，有礼而不曲媚。在他这种境地和流品里头，自然从头到脚不外乎一个坏蛋，虽说还不够上材。他穿着一身浅蓝布长袍。〕

顾先生 我的秘书来了没有？

陆海 丁先生等了有十分钟啦。

顾先生 我现在就见他。

〔陆海从左门下。

〔过了不久，丁先生从左门进来。丁先生是一个中年人，中等身材，两肩前俯。他带一副大眼镜，在鼻子上摆得未免太低了。一簇下垂的黑髭点缀着他的嘴唇。他是谦和的，机警的。长于言而短于行。他随随便便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长袍子。

顾先生 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许久。你应该一直就进来呵。

丁先生 陆海说你看报看得很起兴。我不愿意打搅你。

〔丁先生坐在睡椅左边的轻便椅上。

顾先生 这一早晌我心里翻来覆去就是一件事。他们俩我是决计不要了。

丁先生 谁俩呀？

顾先生 会计科的王先生同注册科的宋先生。

丁先生 什么！请看，这学校的校长你倒已经做了六年了，在中国现今的教育情况之下，还有哪一位做过这样久的校长？……

顾先生 我晓得你的下文。

丁先生 自然你晓得，我知道，不过你姑且听一听，对你也未尝不好。你明白，你的官运所以能够这样牢靠，是全仗着这些年里头你还没有辞过一位办事员。

顾先生 不错。

丁先生 那为什么你现在要自取其祸呀？在中国最危险的事就是打破别人的饭碗，你不要任性，傻里傻气地唱这出戏。你要知道，我并不是替他们两个人说情。他们自然该辞掉的，可是……

顾先生 可是你忘了有体面的人第一桩责任就是先维持他亲戚朋友们的饭碗。如今这儿就有两口人家吵着让我来喂。正如你所说，我得把这件事对付过去呀。

丁先生 但是于你有什么好处？

顾先生 我刚才已经说过，我已经决定不要宋王两个人了。今儿我让你来，就为的同你商量商量。

丁先生 喝！要是你已经决定了，何必还同我商量呢？

顾先生 不然，我觉得还是同你商量一下的好。你向例悲观，随便什么

事，只要我听到你的意见，我就知道我听到最坏的了。

丁先生 我并不悲观。我不过小心谨慎而已。

顾先生 这两个差不多一样。

丁先生 你好像不赏识我过去的服务。

顾先生 我并非不赏识。我不过开玩笑罢了。你看，现在把王会计去掉了是最安全不过。他政治上唯一的靠山是他叔父，你知道这家伙上月已经死了。

丁先生 王的叔父也许还有朋友，朋友还有朋友，朋友的朋友……

顾先生 我知道，不过我已经研究过这一层，晓得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一个干材。

丁先生 你能保险到底吗？

顾先生 不管怎么样，你得承认王是一个糊涂虫，为人忠实，拿不住人，而且过于惧内。从前我已经蒙过他几次，不过这哪里能成？要是他永久管理银钱这一项，我就一点也不能自由操纵学校的账了。

丁先生 王也许是傻子，可是你得想到他那位精明强干漂亮的太太。我劝你小心。同那位太太打交道让我牙疼。

顾先生 我也知道，不过我想我倒拿得住她。

丁先生 我劝你少同她打交道为妙。

顾先生 好，就这样办吧。王，是一定得走的。可是你得给我出主意，怎么样才能体体面面地去掉他。

丁先生 你何不给他下点儿毒药呢？这是谋害人顶体面的法子呀。

顾先生 你别开玩笑。我现在很慎重地问哪。

丁先生 我现在也很慎重地答呀，可惜机缘不巧。

顾先生 至于宋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。

[顾先生由睡椅上立起，一壁慢慢地走，一壁思索，不过总是站住了说话。]

顾先生 宋这人倒能办事，不过狡猾之至，并且毫无忌憚。

丁先生 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老实人都是傻子，聪明人全是光棍呢？

顾先生 我想是因为傻子天生没有不老实的，光棍有的是聪明，却没有品行。

丁先生 大学校长而有这种见解，真是再相宜不过。

- 顾先生 我们不能否认事体的本色。在中国现在，哪一种社会机关能够不搅在政治的漩涡里？我要不要一点儿手腕，你想我能够维持五分钟之久吗？
- 丁先生 是呀。
- 顾先生 那么好啦，请你不要再扫我的兴了。我同你讲过，注册科的宋简直浑身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匪棍。只要宋忠于我，在下僚里头还不算特别坏，然而他却正和这个相反，常常同我的敌人交头接耳。我得请他卷铺盖走。
- 丁先生 我看还是慢来一点。宋是一个危险人物。他能给你捣鬼，搞得个体面不留。
- 顾先生 就算他危险，就算他狡如狐兔，然而临了我正在他犯事的时候捉住了他！
- 丁先生 什么事？
- 顾先生 我还没有告诉过一个人。再没有比这巧的了。
- 丁先生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？
- 顾先生 你，自己裁判好了。就在他偷着给投考学生送入学试题的时候，我捉住了他！
- 丁先生 不会的！
- 顾先生 我有文字的凭据。并且他拿它卖钱！
- 丁先生 他把试题卖给投考的学生？
- 顾先生 对，对！（干笑）这次我可掰住他的脖子。他非滚蛋不可！
- 丁先生 小心点儿！要是他能干出那类事，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。他不会随随便便就让你辞掉。
- 顾先生 好啦。我加意小心就是。可是你得明白，我是决计不要他了。
- 丁先生 我瞧，你这一下子可把火捻子都点着了。火一点着，你再图挽救，也来不及。别忘记你有一大堆仇敌。我听说关教授最近很活动哪。你总爱小看他。依我看来，全校里头他是你最致命最坏不过的仇敌。
- 顾先生 关的父亲在政治上有一点势力，可是我觉得你也太看重这个。
- 丁先生 我不是那么说。我听说关在董事会里头找了一个新帮手。
- 顾先生 我知道他在讨张董事的好。张同我也许够不上交情，可是我也还

有别的董事做靠身。

丁先生 我所听见的比这还严重。关和张想法子要弄掉你。关打算接你的校长后任。

顾先生 这没有什么。我有法子使他全军覆没。

丁先生 是的，然而你也犯不上给关帮军火。你要是决计辞掉宋王这两个人，把空气弄紧张了，关有眼睛，不会瞧不见这个机会。关和宋王两个人不对劲儿，可是这三个人里头，有两个却是大坏蛋，他们一定会联上盟，在一条火线上对付你。那时你可别怪我没有警告你。

顾先生 你还有再坏的话吗？

丁先生 我不过尽我的心而已。

顾先生 多谢之至。不过观察全局以后，我觉得我去掉宋王两个人并没有错。有一点我同你的意见相同，我把他们逼急了，他们会同关勾手也难说。我得想法子把他们分开。

丁先生 说话容易，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顾先生 不劳你操心。

[陆海从左门进来，向顾先生递上一封信。陆海自左门下。

[顾先生在睡椅上坐下，度量这封信从哪里来的。他决定这封信毫无紧要，把它放在茶几上。顾先生俯向丁先生那方面，指着左门，声音放低。

顾先生 留神点儿我的听差！

丁先生 陆海又怎么你啦？

顾先生 我已经吩咐他在月底走。

丁先生 什么！他做了什么坏事？

顾先生 你知道我平日待他多么好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！

丁先生 他做了什么坏事？

顾先生 你猜他竟会干出什么来？我每月给他十块钱，叫他买牛奶，买肝儿，喂我那只小狗。我刚才发现他用水泡饭喂可怜的珠珠！一月十块钱，我也不知道他赚了我多少月！无怪乎珠珠那么瘦，那么烦人！

丁先生 你那狗我看不出有什么来，真的，我看它很好。

顾先生 这因为你不欢喜狗。

丁先生 你看，这是辞掉像陆海那样一个有用的听差的时候吗？我承认这东西再坏没有，可是他很能干，并且很帮你的忙。

顾先生 一个人虐待不能言语的猫狗，特别是我的珠珠，这种人我没有好脸面给他看。

丁先生 关教授的诡计且不提，可是一下子辞掉这样能捣乱的三个人，妥当吗？

顾先生 我晓得我有一阵子忙乱。说不定也许危险百出，然而你瞧，我还是就爱应付麻烦事。要是我像你那样胆小，你想我会做到一个大学校长吗？

丁先生 你的做法未免不保险。只是一味傻干。

顾先生 我的血气还就冲风波来，你记记，我哪一次不是平平安安渡过的？

丁先生 总有一回让你着慌的。

顾先生 再也别怕，我有一个成功的秘诀的。我的法子或者是斩乱麻，求一个痛快麻利，要不就是顶狡猾的鬼蜮伎俩。不等他们猜出我用哪一个法子，我已然把事办好。我是百战百胜。

丁先生 你未免太乐观。

顾先生 快活点儿吧！这三个人一定得走，我的主意已经定了。你只要帮我把他们轻轻松松地打发掉。

〔顾先生站起。丁先生随之起立。顾先生捺茶几上的电铃。〕

丁先生 我怀疑也罢，不过你总可以信托我的。

顾先生 自然，这才不愧阁下！

〔陆海由左门进来。〕

顾先生 早晨的邮车或许来了，我们随便到邮局看看去。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

陆 海 是。

〔顾先生与丁先生均由左门下。〕

〔陆海在屋里头和贼一样，东摸摸，西翻翻，看有没有对他有用的东西。他看见茶几上没有拆开的信，拿起冲着亮儿一望，相信它不关紧要，仍然把它放下。右门的扶手转动，陆海立刻装出一

份正经和气模样。注册科的宋先生慢慢走进来，小心的样子，初期肺病已然同他亲热上了。他的举止很圆滑，他的微笑没有一个完结。那件长的紫绸袍也藏不住他的棱角。

宋先生 好呵，陆海！

陆 海 哦，宋先生！

宋先生 顾先生在吗？

陆 海 他刚刚离开屋子。

宋先生 巧极了，我正想同你过两句话。

陆 海 好。

宋先生 你知道，陆海，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。

陆 海 同宋先生在一条船上再体面没有，可惜是船要沉了。

宋先生 “要沉”还不算沉。我们尽可以想法子把船撑起来。

陆 海 宋先生仁德极了。

宋先生 我听说你因为一条狗的毛病。

陆 海 这谁不知道？顾先生爱他那个小哈巴都爱疯了。我并不讨厌狗。我忍得了一条狗，我忍得了。不过到了不是爱却是害的时候，我还有眼睛分出一个好坏。

宋先生 我跟你一样想。

陆 海 谁听过拿牛奶肝子喂狗的？就是我自己子女还没有见过这样好东西，不说别的，牛奶就没有喝过。至于猪肝，儿，就是咱们人吃了还嫌糟蹋！

宋先生 顾先生就爱这样不近人情，自己的同类看得还不如猫狗。

陆 海 这宝贝狗吃多了，撑得活活要死。您瞧，我摸得着狗的脾气。它要的也就是水泡饭。它那小命也就配这粗糙东西，可是您瞧，我得了什么好报！

宋先生 顾先生不止对于你一个人没有良心。

陆 海 不错，我扣下那每月的十块钱。可是我治好了狗，我没有吗？我不该拿大夫那份儿钱吗？

宋先生 那当然该是你的。

陆 海 可是人家限我一星期就得离开，好像我偷了人家的东西！

宋先生 我听说了。顾先生顶不通情理。我们俩得报复他一下子。我们彼